元首蒞臨場合衍生滋(驚)擾 或危害事件之法律責任探討

曾 淑 瑜*

壹、前 言

按憲法第 11 條規定,人民之言論自由應予保障,鑑於言論自由有實現自我、溝 通意見、追求真理、滿足人民知的權利,形成公意,促進各種合理的政治及社會活 動之功能,乃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不可或缺之機制,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 保障。惟為保護個人名譽法益及維護公共利益,國家對言論自由尚非不得依其傳播 方式為適當限制 '。故法律分別規定有刑法第 140 條第 1 項侮辱公務員罪、同條第 2 項侮辱公署罪、同法第 309 條第 1 項公然侮辱罪、同條第 2 項強暴侮辱罪、同法第 304 條強制罪、集會遊行法第 31 條(第 5 條)妨害合法集會遊行罪及社會秩序維護 法第85條第1款。惟對國家一方面必須保障言論自由,而他方面又必須滿足對人民 人格名譽權益加以適當保護之義務要求的兩難情況下,對於此際所面臨的「基本權 衝突」問題,究應如何解決? 由於憲法所揭示的各種基本權,並沒有特定權利必然 優先於另外一種權利的抽象位階關係存在,故在發生基本權衝突的情形時,就必須 而且也只能透過進一步的價值衡量,來探求超越憲法對個別基本權保護要求的整體 價值秩序。追求個案中相衝突之基本權的最適調和2。在此情形下,一方面,為避免 過度箝制言論自由;另一方面,必須給予受到侵擾的人格名譽權益以適當之保護, 滿足國家履行保護義務的基本要求,進行細緻之權衡決定,特別設定刑法第 311 條 各款阻卻違法事由,界定「言論自由」與「名譽權」相衝突下之可罰性範圍,使法 院得據以於個案中就可能的基本權衝突情形,於違法性的判斷上做進一步的衡量決 定。以符憲法第23條就國家限制人民基本權利(言論自由)時所要求的目的正當性。

馬英久總統在今(2014)年9月26日又遭丟書抗議3,不管是對丟書者,或者是

責任編輯: 黃右瑜

^{*} 國立台北大學法律學系教授

¹ 大法官釋字第509號解釋。

² 大法官釋字第509號解釋蘇俊雄大法官協同意見書。

³ 馬總統在台北大直參加晚宴,準備離開時,突然被學生丟書突襲,擦到腰部,這名學生當場被撲倒帶

對維安人員是否有疏失,均各有批判。之後丟書者雖被依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傳喚,然而,類似情形已發生數次,對總統或其他公務員有丟鞋、水瓶、雞蛋、蔬果等,不一而足,法院在處理上,除類似行為已有傷害公務員之事實,且該當公務員也提起告訴,對行為人論以傷害罪外,其餘類似案例或以公然侮辱罪、強暴侮辱罪、妨害合法集會遊行罪起訴,或以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5條第1款移送,判決(裁定)結果,有論罪科刑者,亦有無罪者,更是加深政治混沌煙霧對立下之惡鬥。按犯罪之成立須謹守「罪刑法定主義」,行為人之行為須該當犯罪構成要件,且具有可罰性時(不具阻卻違法事由),始處以刑事責任;行政罰亦如是。如前所述,為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不可或缺之機制,國家雖賦與「言論自由」最大限度之保障,惟非謂在此情形下可犧牲法律對人格名譽權之保護。以下本文將逐一檢視前開所列舉之相關規定的要件,並綜合近年來滋擾或危害國家元首、行政院長或其他公務員重大矚目案件之判決⁴,分析說明之。

貳、相關法律適用爭議

一、妨害名譽

⊝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

1、主觀要件

故意。即行為人主觀上須有對人詈罵、嘲笑或其他表示足以貶損他人評價之意思。若無對公務員為辱罵之言語或行為,或行為人之言行舉止雖非文雅、甚且粗鄙,但依當時客觀情況,可認為非出於侮辱公務員人格之意,或無貶抑公務員評價之舉,均不構成本罪。例如被告當時係與警員對話,且所稱「我他媽的從對面過來,你說我沒兩段式」等語,亦係針對警員而為,然由雙方對話之整體內容及背景情況以觀,上開「我他媽的」一詞,顯屬一時氣憤脫口而出之語助詞,僅具有加強表達自身不滿情緒之作用,其使用之方法與時機,悉與一般辱罵他人之情形有別,縱令粗俗不雅,仍難謂被告主觀上有藉此侮辱警員之意思(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上易字第 410 號刑事判決)。反之,於對立、爭執之狀態下,公然口出穢語,藉此表達不滿、責罵

走,這名丢書的學生是中山大學新生顏銘緯,也是激進側翼競選辦公室主任,這本被丢出去的書名是「被出賣的台灣」,要藉此表達反對傾中政策。參見網址https://tw.news.yahoo.com/男大生突襲丢書抗議擦到總統腰部-053211784.html。到訪日期:2014年10月14日。

⁴ 台北地院 102 年度北秩字第 47 號裁定—馬總統客家義民嘉年華主祭大典活動丟鞋案、台北地院 102 年度易字 641 號刑事判決—馬總統人權日活動丟鞋案、士林地院 103 年度秩抗字第 1 號裁定—行政院長推動電影產業記者會丟鞋案、苗栗地院 103 年度易字第 146 號刑事判決—劉政鴻「大埔拆遷事件」丟鞋丟雞蛋案。